

## 今天

夜晚六時。我陪蘇妮到林內科驗血。結果，明天才能確定。

六時五十分。我又陪蘇妮到臺中臨床化驗所驗血。結果，明天才能確定。

七時三十五分。我再陪蘇妮到邱綜合醫院驗血，結果明天才能確定。

盼望有個奇蹟出現。我說。

別奢望，我看得很開。蘇妮說。可是她的眼角晶閃著淚光。

你不後悔我們這樣相愛？回到我的住處，我們默默相擁著，久久她激動的說：今晚，我打算什麼都獻給你。

別激動，蘇妮。我說：我不能乘人之危，何況我們都堅持要愛的清白。

你真不後悔？

你信不過我？

噢——愛是不後悔的。她喃喃。

## 明天

林內科檢驗結果：白血球過多。

臺中臨床化驗所檢驗結果：白血球過多。

邱綜合醫院檢驗結果：白血球過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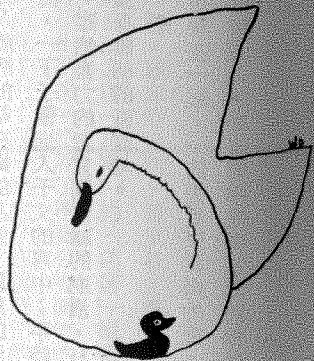
## 終章

我懷著無限的志忑和僅有絲毫的冀盼分別向兩家診所和一家化驗所索取化驗結果後回到我的住處，蘇妮已不告而別，至今已  
有三年又四個月。

我雖無法否定蘇妮的血液經過科學儀器精確的檢驗後所顯示的結果，但三年多來，我一直盼望著她能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

媽媽

蔡臨山



今夜又夢到媽媽，瘦瘦高高的，臉上總是顯露著暗淡和憔悴。我不知為何有些人要受苦，甚至從生下來就如此。因此我常常感到人類的悲哀，這股情感有時來的洶湧而震撼著我。當然是無法明瞭的，就像媽媽為何會有這樣的下場一樣，只是令我迷惑和悲傷。今夜的夢裏，媽媽又叫我坐在她的身旁，她總是這樣的對我說現在家裏的處境，並且和我討論一些事情。哥哥在遠地就學不能常常回來，因此家裏的一些瑣事媽媽就來和我商量。今夜的媽比以前更瘦弱、更憔悴，從幼年環境中即深受薰染的晦黯個性，一下子就爬滿我的心苔。而媽仍喋喋不休的對我說家裏的處境，好像要訴盡這一切苦難的事跡。

妹妹出生的那一年，我已經是三歲。而不幸的事也就在這時發生，爸爸害病死了。生活的負荷重重地落在媽的肩上，那麼冷酷、那麼絕情。而媽也木訥地不發一言，緊閉著嘴和生命搏鬥。鎮上的阿源伯是當地的富人，雖然已有三個太太却還央人向媽媽求親。當然，我的年齡使我不知改嫁的情形和意義，只是直覺地不高興與一些陌生的人住在一起，尤其是媽媽要和別人住在一起。媽媽很委婉的對來人說：「我不能對不起死去的人，也不能讓三個孩子寄人籬下。」寄人籬下的日子是苦的，而沒寄人籬下的日子也是難受的。面對現實的生活負擔，媽付出了整個生命的精力。雖然爸爸的遺產可分到些，而大家庭的紛雜使伯母和嬌嬌故意的刁難和扣留財權。媽媽雖據理上爭却苦無有力人士的支持，因此也就拖延下去一直沒有結果。生活是苦澀的，哥哥和我相繼入學。媽媽盡量的使我和哥哥穿的體面些，可是一個女人的努力並不能改變多少，我們仍赤著腳上學。同學中有譏笑的，也有同情的，但艱苦的環境使我們體會生活的不易，譏嘲是不會被我們放在心上的。只有一次同學中有人要和我打架，我的身體既瘦且小，但激憤的心却鼓起我的鬪志。我被捶打了二下就摔倒地上，哥哥從另一端的教室跑過來，狠狠的將那人打了幾拳就扶起我走

回教室。我一面走一面用手擦眼眶的淚水，在幼小的心靈上飛掠過一條鞭影，雖然感謝哥哥的兄情，卻又初嘗到安全感的墮落。放學時哥哥和我總是在煤礦場的道上拾些煤屑回去，有時放假日媽媽也帶我們到山上採野生竹筍。沒有爸爸的日子是多麼艱難哪！生活的壓迫一遍又一遍的往我心坎上堆積不幸和暗晦。但媽媽的嚴厲管教和她表現的堅毅，使我沒法也不敢去做越軌的事。媽媽使我產生一股定力，能努力地不失去軌跡。而時光也一點一滴的在刻畫辛勞的臉譜，媽的樣子與實際年齡差了很多，有人還說媽是我的祖母。當然這段時光的折磨人，就像巨石似的是毫不費力的可以把人整倒。哥哥入大學就讀醫科，過了兩年我也進入大學，只是哥哥比我離家更遠。而這筆費用就像要榨盡精血似的從媽殘餘精力慢慢滴出，雖然妹妹犧牲升學的機會幫媽維持家計，却仍是入不敷出，家境更陷低潮。有一次我和哥哥都決定不再讀下去，我們有什麼權力要母親為我們這樣受苦呢？決定休學的信一寄回家，媽和妹妹就連巴巴的趕來我的住處；又責罵、又痛哭、又有鼓勵。一陣的啞然，心靈那股晦澀、暗淡的濕苔一下子又長了幾

呵。媽最後向我說由於大伯出面，祖產最近能分到些……，所以我專心讀書就好。我對這事始終抱著懷疑，會那麼巧嗎？雖然我們不忍心讓媽再勞累下去，媽看起來實在已够老了。但我和哥哥的決定還是成泡影，只能暗暗的飲泣媽的苦心了。媽要回去時，從包袱裏拿出用塑膠袋包著的幾塊肉和橘子給我。當她轉回去，朱自清的那篇背影又清晰的浮上我的腦海。

媽媽寄來一封信，是妹妹代寫的。媽媽受教育不多，再加上與生活奮鬥早把從書本學到的字變得模糊而遙遠了。但我知道媽是很珍惜她那段讀書的日子，她在信上說：「從來沒有寫過信，本來想自己寫一封信給你，却把孩子時代的書本都忘光了，只好叫你妹妹代我寫了。前天夜裏我夢到你在夜巷中被壞人誤打，我從夢裏醒來心跳的難受，真想知道你是否被打了，所以我才寫這信問你……」唉，做夢也這麼緊張，我微略地埋怨。可是媽的母愛光輝卻是如此的照耀著我的心，事實上前幾晚因大考而到學校看書，在半路上就被三個醉漢叫住，差點就被冤枉的打了。媽媽會夢到這事呢？前次來的一封信說：「你的身體最弱，像你大哥身體好就不須要我操心，只有你從小就常常生病，我真擔心你的身體健康，錢不夠寫信回來要……」媽實在放太多心血在哥哥和我的身上了。受的愈多，就愈感到惶恐，尤其是媽最近身體直趨惡化。妹妹來信常提起媽的健康愈來愈壞，這事常弄得我心神不寧，好幾個夜裏總被惡夢驚醒。

媽媽又來信了，要我和哥哥清明掃墓時一同回家。我和哥哥很久也未碰面了，趁著春假的幾天停課回家被發舊。雖然心裡已有準備，媽的虛弱仍然使我大吃一驚，我和哥哥堅持要媽媽在床上休息，由我們兄妹三人去就好，但她那份從前的執著卻使我們不得不軟化。在掃墓的郊外山徑，媽表情是那樣的改變，一會高興、一會又像陷入回憶的哀傷。媽不讓我們扶著，一個人走在前面左盼右顧於這熟悉的地方。像是舊地重遊，又像是走入安息的處所。當然爸爸去世的太早了。留給媽的是一連串不停的工作和折磨，現在媽總算把擔子挑起來了，因此那股既落寞又孤獨的神情把整個空氣凝得沉悶，使人難以透息。掃墓回來媽的身體更惡化，已無法支持了。第二天的黃昏，我們兄妹三人靜靜的站在媽的身旁，屏息的注視著媽生命的消逝。媽枯瘦的軀體似乎在萎縮，無神的眼光呆滯而茫然，一下子像進入千丈的霧中；平時難見到的安祥、平靜就這樣表露出來。剎那我知道媽的生命已經飄逝，雖然盡力的想克制情緒的崩潰，枉然地淚從眼眶不停的流下，彷彿要盡盡心中的不平，而酸意執仍著的讓身體站的直直地。

一年一度的清明節又到了，妹妹寄來一封信要我和哥哥聚在一起，一同去看望媽媽的墓。這種大事我是不會錯過的，尤其當我想起童年的生涯，媽的神態就浮現出來，而從前覺得喋喋不休的勸勉都成了今日

決定明天就上臺北去。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爭幾塊錢。二十出頭的人了，儘管家裡不需要我去賺錢，然而在假期裏做點事總比在家裡當「白吃」更有意義。

翌日，買張七折票，「呼呼」北上。也許是必勝心的矜持，離家時竟無一絲依依之感。上了車，我不斷地盤算、假設。洶湧的思潮沖擊得我毫無倦意。因此被那自稱退伍「將軍」的「鄰居」視為最佳聽衆人選。侃談其輝煌的回憶。偶爾誇他一口會使他的眼睛眉毛都說說話來。誰看了準要裂嘴而笑的。談笑之間已到了臺北，我先行下車，他則繼續往基隆去了。只道一聲再見！呵！那一天呢？在這茫茫的人海。

下了車，看時間還早著，便尋著報上的刊登，找到了一家報社，大樓約莫八層。然而面對第一次的求職，我竟踟躕了。好在「老將軍」的話：「只要有志氣、有膽識，你將可以駕駛命運的。」把我推上六樓辦公室。但因「熟悉臺北市區」這個條件，我又跌了下來。第一次的失敗我毫不灰心，因為推銷，這種托鉢式的工作我本沒興趣，孰料這個條件竟令我連續三天莫展一籌。原來所謂的「寒假工作」只是「推銷工作」的同義辭罷了。

在一位表阿姨家已住了三天，添了人不少麻煩，加以盤纏被公車和腸胃無情的剝蝕已所剩無幾。剛來時的那股蠻勁兒，也因幾次的失望削減了泰半。

第四天早上，照例拿著報紙搭上公車，依著住址竟然是一家沒有招牌的介紹所，坐在辦公桌的那中年人一臉尖酸相，尤其都佈滿血絲的眼睛……

「先生，坐吧！你……是不是學生，想趁這寒暑假籌學費？」他一面吐著烟向我招呼。

「是，是！」我有些驚訝地說。

「她們也是大學生，政大的，已繳了報名費。待會兒就要到那家藥廠接洽會計工作了」他指著旁邊那兩位女生。

「你要的話可以找藥廠的包裝部，月薪千八，事成後我抽兩倍」。

我心想藥廠正合我意，便繳了三十塊錢報名費。揆上他們自備的車子到一家沒聽說過的「文生」製藥廠。見了老板，當他聽說我們只要工作兩個月時，便寒了心。吸了一口濃烟說：「我們只僱長期的。」

三個人蹣跚地步出大門，心想是否上了當。那「尖酸猴」湊了過來。「怎麼樣？」他簡直笑嘻嘻的。

## 求職記

子 儒 乙 一 醫

放了寒假，面對這漫長的兩個月，不能再和以往一樣不留痕跡地讓它溜去。所以我忙了一個早上，刻劃出一個多采的寒假生活。對著這份幾乎沒有一秒鐘是空白的計劃表，自付將要攫住這段美好的時光時，一陣得意的微笑撫過心弦，彈奏著輕快的樂章。

但，被別了上成功嶺的老同學後，生活却陷入了落寞單調的沼澤，一天一天地愈陷愈深。每拿起一本書，看上三頁就油膩膩的又滑回書架。那片美好的計劃，早已沈入迷惘的海底，一絲毫也尋不着了。每當清冷的夜裡，我會若有所失地凝視著。的確！我又失去一天了。過著這種無計劃的生活就像「1+1=1」一樣，簡單，刻板。

一天早晨剛剛睡醒，望著窗外那一片片浮游的白雲，好似水上漂流的泡沫，更像我現在的生活。也許是「放心」的呼喚，竟然想要找個工作，來填補一下心靈上的空虛。鑽出被窩，攤開報紙的第十版。才發現登報求才的十九都在臺北，便毅然

「你這算介紹，想必是騙報名費的，人家只僱長期的。」我有些生氣了。

「什麼詐騙，你們真笨！不會騙他一回嗎？到時候做它兩個月才開溜他也沒辦法呀。」

「出錢讓你介紹還要我們去騙人，豈有此理……」

「你要這樣，準找不到工作的。他似乎也動了氣。」

就在一來一往間，我發現那兩位女生已走了。想我也是大學生何需跟這種人大飛口沫，有失體統。嗤他鼻後便憤憤昂趨出。踏著悒悒的脚步，真想立刻遠離這複雜的，現實的，黑暗的社會。想到那被拐的三十塊，一種失落的感覺酸酸地在心底發酵。就像小孩把剛割好的糖掉入陰溝一樣的懊惱。又想到這四天來的求職生活，就像哲學家所謂的「人生」——迴盪在期待和追悔之間的鐘擺。

午飯後，躺在床上，想想在姨媽家住了四天，她待人很好更使我覺得是在麻煩人家。況且這種找工作的方式已令我失望了。於是想起了家，一陣家庭的溫暖在心裡灑起了歸家的白浪。我辭謝了這位慈祥的阿姨，搭上一點三十分快車，頭也不回地回家了。一路上更充實的滿足感和車箱節奏的搖盪，我輕輕地睡著。沒有追悔只有欣慰。只因爲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又拾取了一片經驗，值得回憶的。